

史通通釋

一  
函  
八  
冊  
函

史通通釋卷十三

外篇

疑古

第三〇舊注十一條今刊去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

人所學以言爲首

釋言以記事託記言發端起議

至若虞夏之典商

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

此皆凡有遊

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

言則世多

知其於事也則不然至一作

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

唐之

舊有以字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

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此皆事也斯並開國

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

子或粗知其一隅

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

此則記事之史不行

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

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事略領局

也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

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二傳釋言爲多擅名於一作

後世又孔門之著錄述一作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

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

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又論語證之然則上起

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

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

哉略落尚書記言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

之事未易明也篇局至此截其意案論語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原注事已成

遂事不諫原注事已遂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又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而不可

皆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引經

惡發

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

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之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

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

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

曰：言舊脫學者無一作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

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

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釋至此，落出略事之

序立言。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

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

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

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

尚書之錄以此五句見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即

禮舊法故云然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

史通通釋卷十三疑古中華書局聚

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舊作國風皆有怨

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原注魯多淫僻豈無刺觀夫

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

知禮定禮三項用斯驗世郭作聖人之歸智矜愚

愛憎由己者多矣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

條近古姦雄桓玄司馬等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

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

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一作其疑事

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爲

疑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

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尚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

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

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  
竊之詐僂爲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  
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  
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爲惡聲掩揖  
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  
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  
焉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  
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  
聖且蒙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  
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蓋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  
學無術以文害志恣行橫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  
不揣樸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鳥名官

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精不居帝位帥鳥師

居西方以爲紀官

御龍拜職史記夏紀帝孔甲不立好食陶唐後有劉

甲累等擾龍於秦龍氏受豕韋之甲後

后羿寒浞兩見左傳又竹書紀年帝仲康七年世

相二出居商王帝相八年寒浞滅斟灌二相居斟

鄩滅之二康生在丙寅年乙酉少康奔虞甲辰少康

殺使女文殺澆乙巳伯靡

蒲姑伯陵左昭二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

惡傳言失指圖景失語見魏志文紀注前

史官篇已引之漢景失語見魏志文紀注前

食肉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言

隱閔非命左隱羽父懼反請公殺桓公公曰請弑之

十一月羽父使賊獄公于寯氏立桓公閔二初公  
傅奪卜鬪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鬪賊公于  
武闢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惡視不終

前見編次  
後見感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

或作峻  
下同

德而陸賈新

語又曰堯舜之人

本作民或  
作臣誤

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

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  
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

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饕餮以比

或譌  
此

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

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愚共貫且

但一  
譌

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



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

脫一

字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嬗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爲後此諸條

作引也

比屋可封

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

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于虞舜孔氏注曰堯

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

堯於平陽而書云書名某地地名有城以囚堯爲號

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

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

之子爲帝丹朱疑脫堯未而列君君疑名於帝者得

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

脫一

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嬗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嬗局至元明始轉然後僞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

後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畫

謂文身

地氣歊瘴雖

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

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

釋重負負一作重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

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

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

巢趙嘉當作遷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

棘未有如斯之甚者者一字無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

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跋**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

也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

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至蔡傳以陟方

以漢書注掘土為坑曰方為方字之沒曰據若爾則只

之如竹書書陟已足即綴一方字尚死也強通而復添

而以大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句法畢竟孔傳爲正

舜不應更事親巡愚謂

趙遷淮南子趙世家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

王六年秦破嘉滅趙

徙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

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前條說下蒙益爲啓所誅

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謬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

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

殺季四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舊衍篇前舊衍言

之詳矣此條前後並無文句字多羨夫唯益與伊尹見

受一作戮並並一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而論之如

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

史通通釋卷十三 疑古 六 中華書局聚

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  
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  
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通猶晉之殺玄乎若舜  
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  
馬而獨致元興改晉安帝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蓋舉稱**  
**亂殺身者以為世鑒**

益為啓誅

黃補注案竹書紀年啓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啓殺益事蓋瑣語載之

太甲文丁

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

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

季歷按文丁即太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又

晉書東晉傳引紀年之事妾人不解文也再按本條

桓獨不全

晉安帝紀隆安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兵反元興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

乃改丁為何人遂

幸江陵五月督馮馮還斬  
玄於貊盤州乘輿反正

湯誓序

舊本誓誤作  
語又脫序字

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

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

云云

句止穩括  
周書之文

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

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

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

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

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

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

一作夫

周當有

書之作本出

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

語一作

去其鄙事直云

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僞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

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

矣卽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褫彼輩之魄亦盡態矣

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

在逸周書第六十六其略曰湯將放桀士民奔湯國中虛桀諸湯曰君有人請我國

湯曰否士民惑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何必君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桀復請湯言國君之

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桀徙于魯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不能止桀而復薄三千諸侯曰有道者

處之三湯即天子之位

湯讓務光

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光作晉讓王

事也湯伐桀冠之以讓晉光曰吾于何不立乎辭曰吾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

而自沈於盧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

袁亦不直耳曹惡得

無罪陳琳句謬引

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

說競

一作竟

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

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

一作於

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

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

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寬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興之罪而爲

之辭也

陳琳檄

文選爲袁紹檄豫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

據婦臨朝

漢書成帝宴欽乘輿幄坐畫紂據妲己

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

舊序字

云殺武庚

序云殺武庚命案祿



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

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一作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

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

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

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一議字

爲於義二字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民爲目必如

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當作申包胥向若隕

讎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

疑七也

**此**條傷魏晉而下諸末造鮮義旅也寧爲高貴

鄉公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

生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豈祇爲殷頑雪涕而

已

武庚祿父

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伐殷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期立受于祿

父是為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

申包胥

左定四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

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檣而哭七日秦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

於本條不切矣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案尚書序

舊脫序字

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

二句序文

夫姬氏

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

一作曾

無媿畏此

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

某

書名關一論其

書曰朱雀云云

朱雀句當有本文云云字誤

文王受命

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

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

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

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  
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  
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一作其  
疑八也

**按**此條亦提破司馬舉昭為例前操後裕等皆比  
於一科

九錫六馬

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  
晉公加九錫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

旌旗乘金根車駕  
大馬位在燕王上

荀勗猶謂人臣

晉書荀勗字公曾晉武受禪拜中  
書監按諛昭之語本傳不載世說

方正注王蘭晉書曰勗性佞媚良史當著佞倖傳  
蓋其人媚賈既晉者也是其前詔馬傾曹可知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案呂氏春秋

書名恐誤當  
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

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

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  
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  
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  
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  
懷一作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  
案春秋晉士蔿見見一脫字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  
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  
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  
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  
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拈尙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  
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知幾一以後  
世情事揣之詎足與辯夫亦心惻於隱太子之事

乎

呂氏春秋按此句定誤觀之曾無一書所謂十二事者

試抽吳越春秋覆之

乃遇其文今錄於左 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仲少曰季歷曰太伯次曰仲

任氏生子昌望風知聖指曰古歷者適也王業者其在昌

乎太伯仲望風知聖指曰古歷者適也王業者其在昌

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探藥於衡山遂之荆蠻

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於民而事之自號為勾吳

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事之自號為勾吳

衛伋子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取之生生子伋以爲太

母死夫上與朔共讒太子伋而自取之使伋於齊而令

盜遮界上殺之按楚事見左桓公大伋左作急子而令

楚建左昭十九楚王取之城父而寘太聘於秦費

十年無極言於楚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宋信

雞斷尾外傳周語賓孟適郊見雄雞自

尚爲吳太伯

晉士蔣語見左傳閔元年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

周公殺管叔而放

左作蔡

蔡叔夫豈

舊誤其

不愛王室故

也

昭元

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皆君奭序之文

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

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

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

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

由誤我

一作諶

而周公自以不誠

當作威假用左氏語

遽加顯戮

與夫漢代之

之一字無

赦淮南

此下增明帝二字

寬阜陵一何遠

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

一作其

義薄矣而書

舊作詩

之所

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爲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

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為此說者於隱巢之間喋

血之變或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特赦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即位

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

寬阜陵後漢書光武皇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

徙為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

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屈法王曾莫悔今

延以喜以悲復為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釋十

皆在尚書之世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

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一作如異於此則

無論焉釋數語完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

不類固一作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  
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

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

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

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一作三代非堯舜禹湯

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按其得

失固未可量釋相推勘之旨大意言遠古諱略猶且

異聞錯出况若後代姦雄縱使上生彼世其諸逆節散見叢殘又當何如哉若乃輪扁稱

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

成之之一字脫篇吾取其二三簡一本此下有而焉九字詞義

未亮九字本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

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一作與內

篇抑馬揚班同意誠著述家無驚荒遠也

**按**此十疑後跋也不入條數。此等書怒其非聖

無法而嚴爲攢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



懸爲解者曉人之辭也徒駭其拂經橫議而出我  
巾箱剩語與之講是對非則癡人之辭矣浮翳障  
日日豈隕明促促焉起而詈罵之傳稱魯人爲敏  
其類是哉

史通通釋卷十三

史通通釋卷十四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朱庭筠葆林

許卓然脩來參釋

姪

思學洲士

外篇

惑經

第四〇題下篇中舊皆有注或作二十一條或作二十二條皆未允今併去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

民

已來未之

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

然則

作然而用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

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馱以自明答

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舊有設教

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

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

斯而已哉

首言至聖不拒人辯難

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

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悻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

釋

此言願獻疑義○已

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

贊易其義旣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

未借詩易

一本連折歸春秋下非

**按**此亦序也但自表作之之由不參別意所言聖人胸次見地高明

案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

諭

諭通

者有十二

舊亦連下

**按**感經專主春秋通分二截曰未諭曰虛美此四

句爲未諭諸條作總挈也。經何以惑爲傳惑也  
爲傳惑曷爲言惑經傳主事經主義義權也事物  
也有物於此雜然而集吾衡吾受而權之而等者  
歛焉變者膠焉失在物乎失在權乎曰在權春秋  
事同書異事異書同故惑在經矣曰惑經是乎曰  
惡乎是經由聖而作聖不可知惡能知經不知而  
爲之辭是非聖也然則奚而不斥也曰無庸也事  
形何常義類何盡惑而辯聖人弗禁雖然傳實惑  
之聖人筆經不筆例傳者例岐而經岐自傳者注者各以意  
爲劍而春秋經自此多事矣一曰歐陽子言之矣捨君子而從聖  
人捨君子者捨傳也捨傳可乎曰吾不奪子以可  
吾將窮子以能子能比十二公之傳而捨諸乎將  
擇而捨諸也擇而捨諸則子奚擇而捨之非聖不

可捨傳不能十二未諭之云吾以過而存者存之  
○十二未諭不得與疑古同科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禮一脫

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

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

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照春秋世次當國有弑君

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原注襄七年鄭子圍弑其君來

敖哀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鄭伯  
見頑卒楚子麋卒齊侯陽生卒按舊注三弑與本文

經文並皆失次今依春秋世次列之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

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反

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

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

涉瓜李乃凝脂或刑作擬指非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

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

一作茶

野幕之戮

一作戮

事起陽生楚比

一作靈

乾谿之縊

一作縊

禍由觀從

原齊作

常壽誤

○原注

乞謂

楚公子比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親弑之

注舊在捨其

此而春秋

捐其首謀

捨其親弑

亦何

異魯酒薄

而邯鄲圍城

門火而池魚

及必如是則

邾

之閹者私憾

射姑以其君

卞

舊脫卞字

急而好潔

可行欺

以激怒

遂傾瓶水

以

罪之大者

奚

一作曷

不書弑乎

原注宜書云

其所未諭

二也

已上二條

皆弑君

事故連類

言之

乞先召寇

比遽稱王

皆法所不

逭知幾多

此一惑

由墨守杜

注故

趙孟貶爲人

宣二經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

霸者之義故貶稱人傳首孔疏孟伯所以別也如趙  
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子長者稱伯所以別也如趙  
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  
故子孫恒以孟言之

杞伯降稱子

桓公二十七經杞子來朝傳杞

虞班晉上

僖二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傳先書虞賄

也

楚長晉盟

襄公二十七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人曹人于宋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

之師以為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

而巳苟得志焉也注蓋孔子追正之人

齊鄭楚弑以疾赴哀十經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

昭元經楚子麇卒注楚以瘞疾赴故不書弑

反不討賊趙盾二經晉趙盾夫癸焉且出遂自亡也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曰不出疆而復太史書趙

討士賊非越境而誰不

藥不親嘗

昭十九經許世子止之藥卒太子君買傳許悼

君弑其

凝脂

中華古今注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燕國所生舊書崔仁師傳凝脂猶密秋茶尚煩按

蓋謂刑峻

齊乞楚比

哀大經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

戰於莊敗陳僖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不可以

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還焉歸於楚殺諸野幕

于乾谿傳楚子次於乾谿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

命召公子于比皆盟于鄧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

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子之死陳乞流

涕皆疑於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按悼公

即蔡公又按觀從

邯鄲圍池魚及

莊子朕篋有魯酒薄宜王欲辱之



不辭而行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長楚救楚

以魯為事梁得圍邯鄲(清波雜志)張無盡一表有

以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

救火竭池魚為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

水不主姓名說

邾之闈者定三經邾子穿卒(傳)邾子在門臺踞廷

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末廢於鹽炭爛遂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

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絲駒

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

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寶錄觀

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取一脫

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

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此四字

人君子或作夫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賢

一無池字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

原注八年

盟取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取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

之舊無此三字今補三

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

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按**已上二條傳注互有爲君諱之文故亦以類舉

滅衛不書

閔二經狄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

故諱

召王稱狩

僖二十八經天王狩于河陽傳是會也

以臣召君不可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

再與吳盟不書

哀八經吳伐我傳吳人盟而還又

傳辛丑盟按二傳注並見節內

公及戎盟

桓二經公及戎盟于唐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一作也如陽虎盜入

于謹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

玉中一作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略

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此條因入謹以叛之下杜注有略家臣之說故

舉雖賤亦志為案以賤例賤以書剔不書

以地來則志襄二一十一一鄉庶其以漆閭上來奔昭三

十一鄉黑肱以濫來奔以濫傳賤而書名重地

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入謹無聞弓玉獲記定八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

至公斂處父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與陽氏戰于棘

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

于謹陽關以叛注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

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以名書

書字舊在上而惡視

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國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夫臣當爲殺而稱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原注公羊

也

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也其所未諭七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論他皆倣此也

**按**已上二條以子臣連舉子之卒從書名不書名

起疑臣之殺從及字混弑字起疑。北平本書及

其大夫簡端云文義甚明不必致疑愚謂準之後

史則疑生焉後史凡於預君難者必書曰殺某官

某否則曰某官某死之未有統臣於君而云及者

般野以名書

莊三十二經子般卒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共仲使圍人華賦于般于黨氏注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三十一經子野卒傳公薨于

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

惡視云子卒

文十八經子卒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前詳編次

弒君及大夫

本文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已詳

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哀公混入

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

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

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

舊衍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

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

然何者

猶云此何爲者

國家之

一衍事無大小苟涉嫌

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此條專指爲本國諱言

隱桓戕弑

隱十一經公薨

桓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

如齊侯通焉公諱之以齊公薨于齊彭生乘公

薨于車經注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昭哀放逐公昭二五年公伐季平子齊次于陽州

諱公患三桓之修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

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鄆乃遂如

蓋牽紐屬

姜淫奔般夭酷

莊元經夫人孫于齊

送晉葬與吳盟

成十經晉侯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

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爲齊止爲邾敗

鄭伯許男邢會齊侯曹伯于淮

經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九月公至書曰

託會以告廟人獲公曾繇諸魚門注深恥之不言

師公敗績不言

盟不至會後期

文十五經諸侯盟于扈傳凡諸侯

書後也注不書謂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後至不書所會凡會諸

晉春秋及紀年

是二書即竹書中及申左後注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

此句伯于陽古本三字

今本並脫者何公子陽生也

原注左傳曰納北燕之別邑

子曰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

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此自經文已下至夫如是有一

則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

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褻一貶時有弛張或

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按**此條駁公羊也惑經何以駁公羊以其有孔子語故及之

伯于陽公子陽生

昭三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十二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云云莊斷三字問之孔子案

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刑滅關按公

羊自創為劍謂犯父命出者奪其國如哀二晉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而不言衛是也款非犯父命不

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二十五年楚

納頓于於頓其出奔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

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為誤而創為說曰史不可革

可謂臆說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

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

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

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

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



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

謂定六年其

於許事必

有闕文 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此條兼經傳爲說

其間行事不書

郭許以春秋二十

國年表定六年鄭

孰許未亡也哀元國蔡之許男卽元公成立是則斯雖

失考按春秋闕書劉摘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

當作

國至僖二年滅

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

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

謂魯事詳於

見春秋前

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

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

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

六鷁

王本

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

原注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

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踈闊尋茲例之作也蓋

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字誤作小姓夫子既

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

矩者者一字無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按**已上一二條皆就他國赴告說亦是連類。通觀十二未諭除陳乞楚比外皆不能無疑劉氏惑之

焉得為過然滋之惑者傳實為之注又附益之劉氏護其子而譴其母是為不知類耳

晉滅三邦

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

滅魏滅霍(注)三國皆姬姓

不以敗告不以弑稱

侯有命告則書(左隱十一)凡諸

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也 弑稱者即篡首齊鄭楚弑君而以疾赴之也

宜名不名應氏不氏

名不名如盟也又傳滕侯卒不書

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又宣十經齊崔氏

也 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

春崩夏聞秋葬冬赴

按句不遇言赴聞踰期耳春

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云實以前年閏月崩以

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書葬緩葬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按**此數語東上之文也不應入正條之數舊注有十三條字非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

所一作

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

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知一作指實推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此是虛美總挈。十二未諭皆自出之疑五虛美則撫舊說以爲翻案未諭猶婉約其辭而虛美則公然指斥是直罔知忌憚矣法當絕之勿使並進者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

墳出一家所記皆

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

得而詳此之

其一作

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

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

殺一脫

執我行人鄭棄其師

隕石于宋五

原注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  
瑣語晉春秋也按紀年二字恐誤今其

書無此文也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

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

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

又不可

一多能而二字

殫說矣

一矣無

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

子一作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

美一也

**按**此條撫太史公書爲談柄書有筆削之言遂尋

出豕書同文及存而不正以爲翻案

曰止曰刺曰殺

隱十一傳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  
又僖十七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莊內諱執皆曰止成十六經刺公子偃注魯殺  
大夫皆言刺取周禮三刺之法又公羊傳二十八

傳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外殺曰殺多不勝舉

執行人

昭二十三經晉人執我行人叔孫楚注

鄭棄師

閔二經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東注克

狀其事以告魯也

筆削四句

語見孔子世家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也一作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彌一作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按**

此條撫左氏邾黑肱傳爲談柄傳有勸懼之言

遂尋出誣罪赴亡承告無革以爲翻案

執滕子

僖十九經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列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

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按此言罪在被執者而  
僖傳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則所罪實在執者也

時宋襄又執鄆  
于故曰二國

弑郊敖首見篇

又案

舊脫案字

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

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

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

疑當  
作弑

而不隱

宣

南史執簡而累進

襄二

又甯殖出君

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

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

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

(原注)謂齊鄭  
楚已解於上

本國之弑

或作  
殺非

逐其君者有七

一作五

(原注)隱閔  
二主被逐也

按有七

君被  
逐有五

者是視不得當君哀  
出非逐且在經後也

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

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

歟其虛美三也

**按**此條撫孟子亂賊懼之言爲談柄因尋出弑逐

缺錄使有逃名以爲翻案

晉司馬侯

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堂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

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云云又見六家春秋章

甯殖出君

襄十四年經衛侯出奔齊注不書逐君之賊從告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怒孫文子皮子

曰弗先必死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孺子伯子疾召

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又二十傳甯惠子疾召

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作譎

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記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

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

亡襄史記多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

史記通鑑卷十四



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按**此條兩摭論春秋之成語爲談柄而假遷言以翻孟案也其意以爲辭微則非任罪者

孔氏著春秋五句

史記匈奴傳贊之文

又

又一脫字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

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

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

班一脫字

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

一作也

**按**此條談柄強扯漢書微言二字以當左氏婉晦之旨遂舉晉楚兩事證其未絕繆甚矣况兩事並與婉晦不倫似此翻案尤成詭辯

江乙

列女傳江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絀之無何乙母亡布言於王曰令尹

盜之王曰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爲盜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爲而不以是王

其察

微言絕

漢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按語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

書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作誤

**按**此十餘句專束五虛美詩辭也

孟子語

見風俗通注見疑古篇

昔王充設

說一作

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

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

一作譌破舊疑增其

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按**此數語總結全篇與前節俱不入條數。夫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不揣憊愚竊奉子言爲信春秋者據魯史之文直書之雖孟子云作恐亦得之傳聞也愚又竊以修正諸經之說出自列禦寇孔安國述之而寢盛於七緯家言以爲有刪有定今一一考之皆未見其然夫子惟大易有傳推明觀象觀變之方而亦非有所作也夫子所以功在萬世者當是之時羣言爭鳴聖道堙塞夫子於百千咙雜之中表舉六籍以授七十子之徒諸不在此科者屏不使進由是學者得不岐其所往而經由此正統由此一焉夫子舉而表授之卽先王之六籍皆一聖人之六籍矣固不必刪

之定之而后爲功也夫子之教具之論語於易曰

學於詩書曰雅言於禮曰執曰約於樂曰知曰聞

獨有樂正一語亦止整次詩篇至於春秋且靡有言焉故又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則諸言作云作云

者其後起之騰說歟。又思之論語之言史者亦

有二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玩此

二言則春秋之不輕改作益明

問孔王充論衡凡三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其言甚諄

申左第五○郭本序與文作兩片最合諸本橫分皆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

前漢當有文初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

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首原

行世獨左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

美左氏而譏

議一作

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

自

一作

朋黨詭聒

舊作

詭聒

並譌

紛競

是非

莫分

然則

則儒

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

舊作

於治

章句

通訓

釋斯

則可矣

一作

至

至一脫

於論

大體

舉宏

綱則

言罕

兼統

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

疑一作

滯

莫得

而申

者焉

○

述

論者之低昂

必揚

摧而

論之

言傳

者固

當以

左氏

爲

首

○

此句揭

出本指

但自

古學

左氏

者

一無

字

談之

又不得

其

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

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

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

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

毀一作

訾

故中

道而廢

班固藝文志云正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

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

一有

末

世

口

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

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諸家評論紛競如此

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

或譌不足觀也釋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

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

疑列之於後釋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咙聒蜀都賦誦講鼎沸則咙聒宇宙善注管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

傳詔達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達宗特好左氏

又云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

獨有明文

在秦爲劉氏按左文十三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

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

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奔秦歸晉其處

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五 中華書局聚

者為劉氏戰國時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陳元後漢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元

詰闕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謹講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二句案

春秋昭公一有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然則當有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止

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

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問以辯義義之口者

曲以通口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以周禮以為本諸

稱本皆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按此條缺三字

也釋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

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其

時於魯文籍最備正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  
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

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釋二長据魯備文籍史官廣

見立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

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

廣聞見其長三也

釋三長据聖人稱許親從膺授立說

如穀梁公羊

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

舊誤相違論

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

者

一無字

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

時號正書

舊誤作言

既而先賢耆舊

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

者舊傳等書

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

自委巷而將冊府

恐當用此二字舊作班馬無涉

抗衡訪諸古老而



與同時

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皆版本模糊後人妄填之過

並列斯則難矣

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釋**

以高短

赤之生時地不如左氏爲言

按本節正與三長彙括相對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

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

此二字疑是加之

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

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工明仍其本

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

錄

一脫錄字

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

一作筆

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

人言也語乃齟齬

一作齟齬

文皆瓌碎夫如是者何哉蓋

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

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釋**

二短以一傳載語得之傳聞不如左氏所載有內史馬父

可徵信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

美其語博而奧

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紉

談國風其所援引皆

述遠古則委曲如存

原注如聘魯言

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

晉悼公引虞人箴子革調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

事明白非是厚徵近代則循環可覆秦述兩國世際

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

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

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

用厚薄指意

措思作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

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正明但

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

舊作也如二傳者記言載

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

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

短三也釋源有委○已上二節用意略同歷歷相銜

比前已闕出議論矣

猶未徵事舉義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

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麋卒

此四字舊止一又誤作麋

而左傳

云公子圍所殺

昭元

及公穀

舊止作非

作傳重

一作述經

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釋**

四短拈出事實以確稽局見為

衡見二傳考事之疎略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

雋不疑曰昔衛蒯瞶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

而不納

與漢書句稍異

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

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

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

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

後學其短五也

**釋**

五短拈出義例以後人用公羊決事為說見二傳研義之不精若

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

此下有關

斷然可知

**釋**

此四句是繳上語

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

此上皆闕為

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  
大半失實已於疑當作惑經篇載之詳矣此層尋斯

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

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正明用使善惡

畢一作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

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

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

病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

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

原注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

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口以書

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

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  
也情者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

齊三國之賊弒

一脫

隱桓昭哀

通經後之傳為言然

哀字終屬假借或誤

作襄益非

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

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

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

闕如俾後來學者兀一作成聾瞽者矣

釋

自尋斯義至此申透

三傳之中專當用左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

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

釋

此又是提筆更

推他書合二傳博勤以相證明總見

故其記事也當

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

韓氏誤作

攻趙有程嬰

杵臼之事

原注出史記趙世家

魯侯禦宋得僑乘止而云莊公

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

按五檀弓原

楚晉相遇唯在

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

一譎堂

原注子

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

舊衍

哭於陽門

舊衍介夫乃止四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舊衍

齊桓舊衍滅春秋爲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

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傳作大夫皆執國權原注出穀梁傳

已上六項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

爲荆平舊作夫人原注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

君陪楚莊舊衍葬馬原注出史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

生在鄭穆公之字一無之年原注出劉向七略扁鵲醫

療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扁鵲傳樂書仕於

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荀息死

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誠原注出劉釋已

六項徵記時通記事記時二扇扇各六條皆兩兩

屬對其中衍字法在必除非任意裁削也順文讀去

知論章法此處當先著四語繫括或以先爲後或以

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藥括記時之

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

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

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推左氏為功之博至此繼如二傳之簡約焉能逮此乎

以下總對二傳作東

然自止明之後迄于

及一作

魏滅年將千祀

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

原注汲冢

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推紀年

項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

者辭無一字差舛

故東哲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

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東哲引其義以相明

王接荀顛

疑當作動

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

原注

注解釋謂釋刻

干寶藉為師範

具干寶晉紀敘刻中

原注事

由是

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

然自止明至此

原左傳久而得顯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

春秋於止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或

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夫學

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

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一作此而言則三

傳之優劣見矣釋未引孔語遷文仍歸

按局內兩層前專後廣所徵年事詳明大致皆與

二傳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赤非申左於聖經

也莫誤會。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臣

弑奪史通此處最喫緊故三國賊君而以疾赴則

詰之再三衛輒拒父而以國據則衷之論語是持

世大閑。尋斯義之作一段謂左承聖囑藏顯互



彰則左之功孔實總之矣再觀故孔子曰一段舉  
出授受證據歸到功由孔經則向之惑今悉解之  
矣此知申左一篇是惑經回向文并是懺悔文。  
是書譌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評  
家訓家居然點句罔出疑情幾於沒文理懵字數  
者可異哉

司鐸火

哀三年司鐸火火躡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

于宮子服景伯至命

率人出禮書以待命

授經之託

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並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周內史

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罔之曰臧孫達其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罔之曰臧孫達其

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閔馬父

昭二十二年王于朝作亂二十六王于朝之朝文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父聞于朝之朝文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為

自我作故

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

韋注言君所作則焉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

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於最後句補注之

公穀依違

左昭元經楚子麋卒而弑之葬王於郊謂之王疾昭入問疾楚子麋卒而弑之葬王於郊謂之王

文故曰依違也

楚子卷卒俱無傳不見弑殺之二傳注卷音權左傳作藥

成方遂

漢子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

諸北闕自謂衛太子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

縛曰昔蒯瞶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

方遂居湖曰

衛太子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

斬曰子狀似衛太子

方遂專心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

雋引公羊

公羊哀二輒者曷為者也蒯瞶之子也

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上之行乎下也

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上之行乎下也

義與夫子不為必也正名相違反

義與夫子不為必也正名相違反

其言河漢

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吾

晉霸屠岸

此言國未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攻事

於何敗績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

敗於何大歲晉屠岸賈不請而檀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三按是歲晉屠岸賈不請而檀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索滅共族朔妻成嬰公嬖走公宮生男賈聞之

魯儻馬驚也此言戰方獲儻不應有馬驚敗績事

曰乘師不整蒙辜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曰克宋師

驚敗績遂死及宋人戰于馬有流矢在御馬

遇邲兩棠此就邲戰前宣十言見晉楚戰事杜

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

宋鄭無道莊王非圍宋伐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

棠大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

睦晉覘哭此據二弭兵修睦向文見覘伐非情也

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

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

城于罕入而哭之哀晉人禮之覘弓陽門之報介於死侯

不曰民悅也殆

滅項

為諱

此則魯滅齊滅項之異其文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不言齊滅之而止公諱也

秋為賢者諱此滅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

諱也為之

再盟

失政

此則長檟又失政之岐其說襄三夏

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盟又諸大夫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故

秦穆

荆平

此言一前秦十五年晉侯與秦伯戰於

韓原文三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也按秦穆

見春秋魯僖文之交晉遂霸西戎用孟也按秦穆

亡楚平王之夫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

益夫放士庶人宮割妻以死守欲為太子建取而

韓魏

楚莊

此言一後四年前其文不相及  
（按）左傳

韓魏反而喪之是楚莊王有禮葬之齊趙陪位於

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

前韓魏翼衛其後（斐翹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三

列子

鄭穆

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卒（注）魯

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列子）琴而改篇又

見榮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改篇又

仲尼名篇蓋其書舉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與

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子公豈有疾稱孔

號公

簡子

此言號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

二月丙子朔晉滅號（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號紀不

錄俱早亡視病出曰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其後過號入視病出曰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出曰幸而舉之趙鞅也春秋砥石以取外于時號亡

矣久

樂書

晉文

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書也

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不歸人將君之古文公古曰一不意武人君如此也

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

荀息 晉靈 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

里克殺奚齊于次又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即壞九層之臺

孫息即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又按今本說苑無

之說妄見今豈知其下注邪又曾靈公獻公曾不全

汲冢書 見春秋家又晉東晉靈公獻公曾不全

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分夏以安至幽王為

王之二十年中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

之太甲殺伊尹百年文也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  
 天子事非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  
 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  
 下易論易國語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  
 邵涉論易國語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  
 又似爾雅論語也師春一書左傳諸卜筮師禮記  
 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篇數次言王所封大歷  
 事也梁二藏論弋射法魏封一世數次言王所封大歷  
 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贊之言周穆王遊  
 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言周穆王遊  
 書死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名題入盛  
 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  
 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漆書科斗字初發  
 殘缺不復詮取文武帝取其在書著作得觀竹書隨疑  
 考指歸而以詮取文武帝取其在書著作得觀竹書隨疑  
 分釋皆  
 有義證  
**劉歆作五原守**  
 楚元王傳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  
 之與親見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  
 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讓之諸儒  
 皆怨詆乃散懼誅求  
 出補吏乃守五原

王接荀顛

晉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秘書丞衛恒考

庭堅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

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又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

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按荀顛傳中無

汲冢書語

志在春秋四句公羊何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鈞命決

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

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

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

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 史通通釋卷十四





史通通釋卷十五

外篇

點煩

第六○煩或作繁文內並同○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

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九

字可厭宜削

雖七

敘事篇在六大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

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

此二字一

止作居字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

一少易悉

揭出丹黃

之點示象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

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

別品類可知式可仿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

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煩字無上凡字

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

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雖黃等如正或回易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

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

悟其失自彰知一作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苟誣前

哲

**釋**

結明所以鈔  
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  
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  
辣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  
真點去文留譬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爲谷

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  
帝自西征魏壽至漆召援於帝前聚

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  
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

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  
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

戰鬪方略山川形勢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  
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

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不及二年亡一有必字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字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作加移一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

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啓示其端隨  
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  
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

史無此字

朝覲者不之丹朱而

之舜百姓之

史無此三字

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謠

者皆

古本有皆字史內無皆字

不謳謠

此二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

內不之等七字并入此

此二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

丹朱而謳

謠舜堯紀上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

者云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

舊脫年字

三十

舜年以下等字古本

有俗創堯舉之

舜紀上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卽細書側

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

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  
如謳謨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  
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  
年二十複出之文見舜紀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  
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  
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帝  
補 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舊衍昌意及父鯀皆  
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

除數太多  
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  
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

云昌意及鯨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清畫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初字照起時

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楚將項燕爲

秦將王翦所殺史作者也項氏世世史有楚將封於

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

况文內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  
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  
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呂后

郭誤作郭氏

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

帝

史有女字

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

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

史無此三字

孝惠爲人仁弱高祖

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

郭脫如意

二類我又

史無又字

戚姬幸常獨

史無獨字

從上之關東日夜

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

史無此三字

代太子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

矣賴大臣諍

史作爭

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

原注此

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劉意蓋謂并可

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

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  
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  
見加不見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

史無此十字皆細書漏入者

景公卒糾之

此二字史作宋

公

據上易糾之字則此公字亦宜省

子特攻殺

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

此下史有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九字

父公孫糾糾父公子

郭脫此二字

禘秦

史疊禘秦二字

卽元公少

子也景公殺昭公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據

首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在所點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據文止加十二字

本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

此失元公會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

無史下之辭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制曰下御

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郭脫尚書令

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  
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  
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  
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  
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

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

照史

與中二千石二千石

疊三字

臣賀等議曰

史無字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

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忝

史作懂音義同

不逮事方今盛夏吉

時臣青翟臣湯等

郭本此上脫

昧死請立皇子臣閔

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

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癢如此但此一篇所

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

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

句意過當有誤

故漢

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

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

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

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

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

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

諸本作云誤

主者施行而已

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嗚噓

或作嗚噓並誤

而已必

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

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敘錄霍疏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敘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史無以徵以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照史改舊士者矣然而信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取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此

字史作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刊正

不絕也

舊脫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

史作倜音義同

儻之畫

史有策字而

不肯仕官

王譙作宦

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

趙史疊字

孝

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

萬秦

史有兵字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

秦軍

軍字補亦作兵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

或以作

急圍趙者前與齊湣

下同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字今齊湣王已益

弱方

或脫方字

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

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史

王爲帝秦必喜罷兵

而

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

史

有仲連適遊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

能字照史補

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

史作是

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

史作且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

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

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

史有國字

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

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者字照皆有求平原君者

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一脫為字史居此重圍重圍史之中而不去魯連

云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使梁覩秦

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

魯連曰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

不悅曰嘻史作亦太一脫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

為一作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誤作吾將

言之云云依例當有云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有稱王之名覩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

舊多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

下之士也云云

亦云云字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

舊脫秦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

君欲封魯連魯連

照史魯連二字諸本脫

辭謝者三

此四字史作辭讓使

三者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舊致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爲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仁二百一

屈原賈生

舊二字

傳曰

依劍當有補

漢有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

云

依二字亦

謫

乃以二字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

史有字

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

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

云云

賈生爲長沙

史有王

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

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鵬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

沙

一脫長

卑濕自恐

恐字

史

壽不得長傷悼之乃

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

賈生自傷爲傅

二字

無狀哭泣

二字

歲餘亦死

時年三十三

舊

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

于氏

一脫

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

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

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

人治病決死生

決嫌疑以下

多驗云云

二字

亦

詔召

召字

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者

補照史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

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譌作與照史改

其病之狀皆何如

具

其一作悉而

以一作

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

醫藥二字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

皇字史脫

后八年

舊多得中字

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

諸本慶字作已字

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

論字補

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

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

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

史音

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

讀鮮驗之可一年

史有

明歲即驗之有驗

字脫照史

補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諸本脫卽以爲

人史有治字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

臣意年盡三年照二字脫三十九歲一脫也齊侍御御字

史脫補史成自言病頭痛頭痛或誤作邪臣意診其脉告

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原注已下皆述一一生醫療効

標數併寫愚意移作尾注爲是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

重侵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

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爲此廢卷也竟東

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論後詳文義當有仍謂

爲宋襄公不去宋襄字非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

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願從

功曹以爲王生素諸本作每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

作機照遂不聽聽字史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

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點頭 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脫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尙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卽其詠聲既清會史補詞又藻麗史作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諸本

改 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

名譽日茂云云 從桓温北伐史作作北征賦皆皆

補 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衍温坐温

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或

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體於虞者疲尼父之

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

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

於天下之後諸本衍便改移韻徙諸本譌從事然於

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

史有温曰卿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

獨寫云云 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

史宏郭脫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舊譌

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顧郭譌



就左右取

諸本作以  
照史改

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

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無史

此六字而數字下  
復重出亦恐羨文時人歎其率或作而能要焉原注此事

出檀道鸞晉陽秋  
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禮劉蓋是新晉採

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羨句不類加字細書

亦決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即加字處其  
下複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

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凡  
在坐者皆瑀之及

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聲即  
古婿字

誰坐此席者吾當婚或作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

魏書作肅不  
如甚字勝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郭脫其  
字

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

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昶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檢核矣然深心嗜

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檢章句最繚繞者爲條總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彙爲一書蓋見複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疵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究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

補按史記內所摘三

王世家一節劉氏施點固允而辨類卻疎何也事  
係當日現件安得預撰世家其時漢初作語錄卷  
不式一宗可備禮書一欸嘗云題目誤爾何煩  
煩之云又張晏注以爲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卷十五